妙法

佛教 · 文化 · 藝術

第121期 · 2021年10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感應

青楓：上一期妙法通訊，大和尚談到「事理圓融」，有信衆說，很少聽到對「事」與「理」如此的講解，覺得甚有道理，要想把事情做好，就一定要將事實與道理互相參照起來。所謂「共融」，即是兩者圓滿結合。你可否再舉一些例子，讓大家有進一步認識？

修智：好，很好！就拿佛前供奉這話題來說說吧！我們供花、供果、供香，甚至佛前念誦，這些都是我們眼前見到的事實，但這行動為了什麼呢？——都是為了讓我們莊嚴地向佛菩薩表達恭敬之心，這不是擺上供枱去便算，我們必須明白事理，真正地理解這上供為的是什麼？事實上，香花果燈，除了莊嚴壇場，還有什麼意義？所以如理思惟，平時所講的「開花結果」，有花然後才有果，這即是表達因果關係。供花供果同時，要體會到想得美好果報，就得要行善積福。我們點香的時候，應該明白供香的道理所在。順便一提，千萬不可用化學材料所制的香，且心香一枝已足夠。供佛之時，亦要注意空氣清新，身體健康。我們得理解到「戒香馥郁」。戒，即是守規矩。簡單來講，即是：止惡、行善、利益眾生。戒香是指戒行莊嚴，以德為香，所以供香就具表法意義。一般的香氣，畢竟是飄逸有限。若在香的上風，

不同角度

莊子對惠子說：「汝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！」

魚在水中優悠地、款擺著遊動，而且的確給人一個「悠然自得」的感覺！好吧，既說「給人的感覺」，那就是從人的角度看問題。真正的魚遊是否就是優悠？我們也可以改寫莊子那句說法——

「子非魚，安知魚的遊走是苦是樂！」

這就是了，看問題要有比較，要從多個角度看才好！但無論如何，坐在妙法寺魚池旁看著這些魚，總會給你一個清涼的感覺——特別是在這炎夏。

妙法寺　地址：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
電話：24618567　網址：www.mfbm.hk

就感受不到。若在下風，感受亦有限，但戒香的傳播範圍則是無弗遠近了。

青楓：啊！原來在供花供果供香的時候，除了在事件上表達內心尊敬，背後還另有因果上的道理，很有意思。有些信衆，譬如一些老人家吧，為了孫兒之福，在佛前供上花果，然後念念有詞曰：「現在我以花果供養，求您保祐我嗰孫順利考入大學。」這樣的功利主義實在不好。何況，講得難聽些，你只買十元八塊花果供佛，便可以求保祐入讀大學？豈不是「好著數」？邊有「咁大隻蛤蜊隨街跳！」

修智：再說，點燈。燈，代表光明。我們要理解：有光明才不會黑暗，有智慧才不會愚癡。要前途光明，就要有智慧。

至於佛前唄讚唱誦，當我們聽的音樂是柔和悅耳，才會感覺到心境平靜。所以我們就得理解到，人與人交往時，倘理據是柔和悅耳的，會令聽者心服接受。

青楓：是啊，感應很重要！大和尚呀，我們念《普門品》很多時也接觸到對觀世音菩薩的感應話題，你可否在這方面為我們說說？

修智：這也是事理圓融的話題。好，讓我們從《普門品》裡看看。經文裡一開始便有一句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。」何謂「一心」？簡單說，「一心」，並非「集中專一」的心，而是「同一」的心。這裡告訴我們，念誦觀世音菩薩聖號，要學習菩薩的慈悲。菩薩就好像磁石，而我們必須是鐵，這才會有感應。倘若不是鐵質，而是金、是銀，那就沒有感應了。

《普門品》，以火、水、風、刀杖等作例子，來說明感應及其事理圓融吧。

所謂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」。這事上的火，是指外火。外火可由念誦菩薩聖號的感應，而得熄滅。但如果以理上體會，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，而熄滅我們內心怨恨瞋恚之火。

所謂「若為大水所漂，即得淺處」。這事上的水，是指外水。外水可由念誦菩薩聖號的感應，而得解脫。但如果以理上體會，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，而解脫我們內心貪欲愛著的水。俗語所謂「水為財」，這形容詞便很有意思。

所謂「杻械枷鎖檢繫其身」。這指事上的刑具，可由念誦菩薩聖號的感應，而得解脫。但在理上體會，學習菩薩的慈悲精神，解脫「名利的繮鎖」，方為上策。

再談佛誕浴佛。事上，沐浴指去除身上塵垢。在理上，是要體會去除內心的貪瞋癡三毒污垢。

潔淨身心

驟眼看來，還以為是龍眼。圓圓的，像一顆顆綠色的「波子」掛在樹梢上。

但如果我說：「這是佛珠，而且是逾千年前已出現的佛珠，且被稱為最早期的佛珠！」

你怎麼說？如果你有看過我們過去「妙法」通訊，當知道：「哦，你指的是『無患子』！」

是，今年生長在妙法寺內的那株無患子，成長起來的果實真大！

無患子可作「清潔」之用，因此，以此來做佛珠正好象徵身心潔淨，甚有意思！

百·喻·經

45 奴守門喻

譬如有人，將欲遠行，敕其奴言：“爾好守門，並看驢索。”

其主行後，時鄰裡家有作樂者，此奴欲聽，不能自安。尋以索繫門，置於驢上，負至戲處，聽其作樂。

奴去之後，舍中財物，賊盡持去。

大家行還，問其奴言：“財寶所在？”

奴便答言：“大家先付門、驢及索，自是以外，非奴所知。”

大家複言：“留爾守門，正為財物。財物既失，用於門為？”

生死愚人為愛奴僕，亦復如是。如來教誡常護根門，莫著六塵。守無明驢，看於愛索。而諸比丘不奉佛教，貪求利養，詐現清白，靜處而坐，心意流馳，貪著五欲，為色、聲、香、味之所惑亂，無明覆心，愛索纏縛，正念、覺、意，道品財寶，悉皆散失。

【解說】 本喻是通過一個僕人滑稽而癡愚地「看守著一道門」，而說明了我們學佛的，無論是在家的一般信衆，還是法師本身吧，很多時候會不自覺地，把重要之點忽視了，甚至是本末倒置的，譬如對五慾的貪戀，而把正覺正念都忘了。

「奴守門喻」裡那奴僕，主人叫他「好好地看門」，他居然為了貪看戲而把門拆下來托著看戲了。這當然很蠢，但他也可以說，屋內財物因沒有了門而被盜去，與我無關呀，你祇是叫我好好地看著那道門呀！」

46 偷犛牛喻

譬如一村，共偷犛牛，而共食之。

其失牛者，逐跡至村，喚此村人，問其由狀，而語之言：“在爾此村不？”

偷者對曰：“我實無村。”

又問：“爾村中有池，在此池邊共食牛不？”

答言：“無池。”

又問：“池傍有樹不？”

對言：“無樹。”

又問：“偷牛之時，在爾村東不？”

對曰：“無東。”

又問：“當爾偷牛，非日中時耶？”

對曰：“無中。”

又問：“縱可無村，及以無樹，何有天下無東無時？知爾妄語，都不可信。爾偷牛食不？”

對言：“實食。”

破戒之人，亦復如是。覆藏罪過，不肯發露，死入地獄。諸天善神以天眼觀，不得覆藏。如彼食牛，不得欺拒。

【解說】 先來解釋這個「犛」字，粵音「毛」，它亦即是「牦」，所以說「犛牛」即是「牦牛」了，此種牛是西藏一帶常見，毛較長。

本喻是說明一個問題，我們做了錯事就該承認，這也不認，那也不認，最後便自然會露底。

本喻裡的「不認」——不認有村、不認有池塘，及不認有樹等，這也罷了，怎麼連東南西北的方向、連早、午、晚的時間也認為沒有？本喻裡特別拿出方向、時間來說，也正好暗喻著「在天有靈也」，我們做任何事，「天曉得」！

47 貧人作鴛鴦鳴喻

昔外國節法慶之日，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花以為鬘飾。

有一貧人，其婦語言：“爾若能得優鉢羅花來用與我，為爾作妻；若不能得，我舍爾去。”

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。即入王池，作鴛鴦鳴，偷優鉢羅花。

時守池者而作是問：“池中者誰？”

而此貧人失口答言：“我是鴛鴦。”

守者捉得，將詣王所，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。

守池者言：“爾先不作，今作何益！”

世間愚人，亦復如是。終身殘害，作眾惡業，不習心行，使令調善。臨命終時，方言：“今我欲得修善。”獄卒將去付閻羅王，雖欲修善，亦無所及已。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。

【解說】 這是一個「教我們不要追悔莫及」的故事。

這個人為取一種花而偷學鴛鴦叫聲，給捉住了。在押解往見國王的途中才正式向鴛鴦學叫，這不太遲了嗎？

這故事教我們想起一句說話：「其人將死，其言也善！」為何在將死之時才來「講真話」？

也因為看了這則「貧人作鴛鴦鳴喻」，再次想起粵劇紅伶阮兆輝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學好本領等運到！」當「好運」未來之時，我們不要像「守株待兔」那樣守著，正好利用這空閒時間多學些本領，也好去充實自己。說實在的，如果你沒有本領，「運」來了你也沒辦法獲得的。

48 野幹為折樹枝所打喻

譬如野幹，在於樹下，風吹枝折，墮其脊上，即便閉目，不欲看樹。

捨棄而走，到於露地，乃至日暮，亦不肯來。

遙見風吹大樹，枝柯動搖上下，便言：“喚我”，尋來樹下。

愚癡弟子，亦復如是。已得出家，得近師長，以小呵責，即便逃走。復於後時遇惡知識，惱亂不已，方還師所。如是去來，是為愚惑。

【解說】 先解釋一名詞，「野幹」，即是狐狸。本喻是說一隻狐狸，在樹下給風吹而折的枝幹打中，牠奔走到露天平地去。過了一些時間，牠遠遠地看到仍是風吹樹動，於是牠認為：「呀，是這株樹在叫我回去了！」於是又回到樹下。

本喻後半段則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：學藝也好，學佛也好，沒有專心，經常的「逃脫」，一旦發現問題了，又回師父身邊來。

回到師父身邊來當然是好事，但為何不一開始便把心思集中起來，專注起來？

內明生輝

談佈施的能力與佈施所得的果報（節錄）

·智銘·

（原刊於一九九六年八月《內明》第二九三期）

佈施者，就是將自己的財物施給他人，發大心的人會去行無量心佈施，就是只要自己有什麼，都可以佈施給需要的人；但是卻有更多的人不發心行佈施，不願行佈施的人有一個最大的障礙，那就是慳吝。自己明明有佈施的能力，因為慳吝的原故，而說自己無力佈施。這一點佛陀是最難同意的，佛陀說：

『善男子！智者常作如是思惟：欲令此物隨逐我身至後世者，莫先於施。復當深觀貧窮之苦，豪貴快樂，是故繫心常樂行施。

善男子！若人有財，見有求者，言無言匱，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，如是之人名為放逸。

善男子！無財之人，自說無財，是義不然，何以故？一切水草，人無不有，雖是國主，不必能施；雖是貧窮，非不能施。何以故？貧窮之人，亦有食分，食已洗器，棄蕩滌汁，施應食者，亦得福德，若以塵麨施於蟻子，亦得無量福德果報，天下極貧，誰無此塵許麨耶？誰有一日食三揣，命不全者？是故，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。

善男子！極貧之人，誰有赤裸無衣服者？若有衣服，豈無一綖施人繫瘡？一指許財作燈柱耶？』

這一段經文，是佛陀說出人人可以行布施的能力。佛陀認為：凡這世間有智慧的人，常常會作這樣的想法；要想自己所喜愛的財物能隨我這身帶去後世者，莫過於先以此物布施給需要的人。要以自己的智慧來觀想；貧窮是很痛苦的，富貴是很快樂的，後世是貧窮，還是富貴，就種因於這一世是不是能行布施，這麼一觀想，就會一心樂行布施了。

平常有些人，自己明明有財物，一看見有來求乞者，不是說自己無財可施，就是說自己財物不够，無力布施。只要看他這麼慳吝，就可以看出他的來世一定是個貧窮薄德的人，這樣的人就可以名之為放逸，對自己的將來幸福太不精進了。

凡是說自己無財物可以布施，這是沒有道理的，為什麼呢？自然界中有許多的水和草木，誰能說沒有呢？雖然身為一國之主者，不必以水草去行布施，但是貧窮的人是可以用水草行布施的。例如有病人口渴難當，布施一碗水給他，並不困難；有人夜間寒冷無被褥，布施一堆稻草給他禦寒，也不困難，所以說，人人有能力行布施。

再貧窮的人，不能不吃食物吧！吃完了飯要洗碗盤的時候，總有一些殘湯殘汁吧，若將那殘湯殘汁布施給能吃這些食物的衆生，也能得無量福德呀！難道這也做不到嗎？就是將自己的食物分一點

如塵土、砂子那麼少量的麨給螞蟻之類的衆生，也能得無量福德。天下最貧窮的人，誰能無力布施這一點點食物呢？誰一天吃三頓而會餓死的呢？所以說：每個人都應以自己所吃的食物，分一半給前來求乞者。

再以穿衣來說吧！那一個貧窮得赤身裸體、身無寸紗的，既然自己有衣穿，難道不能布施一條線給生瘡的病者去綁瘡結麽？誰能沒有指頭那麽少的錢財，去布施給黑暗中的人買油點燈照明呢？這都是人人可行的布施功德呀！

佛陀接着說：「善男子！天下之人，誰有貧窮當無身者？如其有身，見他作福，身應往助，歡喜無厭，亦名施主，亦得福德。或時有分，或有與等，或有勝者，以是因緣，我受波斯匿王食時，亦咒願王及貧窮人所得福德等無差別。

善男子！如人買香、塗香、末香、散香、燒香，如是四香，有人觸者、買者、量者，等聞無異，而是諸香不失毫釐，修施之德，亦復如是。若多若少，若麤若細，若隨喜心，身往佐助，若遙見聞，心生歡喜，其心等故，所得果報，無有差別。

善男子！若無財物，見他施已，心不喜信，疑於福田，是名貧窮。若多財寶，自在無礙，有良福田，內無信心，不能奉施，亦名分貧窮。

是故智者，隨有多少，任力施與，除布施已，無有能得人天之樂至無上樂，是故，我於契經中說：「智者自觀餘一揣食，自食則生，施他則死，猶應施與，況復多焉？」

善男子！智者當觀財是無常，是無常故，於無量世失壞耗減，不得利益；雖是無常，而能施作無量利益，云何慳惜不布耶？

智者復觀世間，若有持戒、多聞。持戒、多聞因緣力故，乃至獲得阿羅漢果，雖得是果，不能遮斷飢渴等苦。若阿羅漢難得房舍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病藥，皆由先世不施因緣。　破戒之人，若樂行施，是人雖墮餓鬼、畜生，常得飽滿，無所乏少。」

這一大段經文，是佛陀勸人如何行布施，及布施以後有什麽果報；大概的意義可分七點說明：

戒・定・慧

「戒・定・慧！」念佛必定會接觸到這三個字，而且這三字十分重要，往往與「貪、瞋、痴」一起論說起來。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痴自性慧，心地無乱自性定，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」

無是非，就是戒，不痴愚是增長智慧；我們心平静便是「定」了。而這些都是從「心」裡說的。

我們也不妨注意一下「心地」兩字，相信不少人都會以為「心地」是一句廣東俗語，譬如說，「這個人心地好呀！」但原來「心地」兩字早在這千年前唐代的《壇經》已用。也可見得，我們的所謂廣東方言，其實有不少都是古語——特別是在唐、宋之時，你看唐詩宋詞也好些在今天看來是「地方語」的。我們用粵語來誦讀唐詩宋詞，比起用「普通話」讀起來似乎更「順口」。

惠能大師是嶺南人。

一、天下之人，既已生為人身，無論他如何貧窮，不能說窮得連身體都沒有吧？只要有這個身體，看見有人在行福德事業的時候，如道路不平有人在修補，自己上前去助一臂之力，而且心生歡喜，這樣也可以稱之為施主了，也能得福德。

二、行布施有適時的布施、非適時的布施；有二人相等的布施，也有不相等的布施，只要是行布施的人是行的無量心布施，其所得福德相等。佛陀舉自身為例，受波斯匿王布施食物時，為王所發的咒願，與貧窮之人行布施，為其所發的咒願平等而無差別，絕不會對國王的布施多咒福一點，對貧窮人的布施就少咒福一點。

三、行布施所獲的福德多少，是一樣的。例如以買香為例，無論是買塗香、末香、散香、燒香，這四種香味，有碰觸的人，有買香的人，也有量重量的人，都聞到了香味，他們所聞到的香味是一樣的。沒有人聞的多一點，也沒有人聞的少一點。而且四種香不因為大家聞到了香味，使它的份量減少一點。修布施福德也是一樣，不論是多施、少施、麤施、細施，也不論是修喜心施，或以身幫助之施，或遙見別人行布施心生歡喜，只要是行的無量心布施，他們所得的果報，是完全相同而沒有差別的。

四、若自己無財物行布施，見他人在行施之後，自己的心不隨喜，也不相信布施有福德之報，對福田也發生疑問，這樣的人，不但其本世是貧窮的，來世也必是貧窮的；若自己有很多財寶，可以行自在無礙的布施，而且有良福田作為布施的因緣，但他內心不信布施功德，故不行布施。這樣的人，雖富也是貧窮的，來世必更是一個貧窮者。

五、因此之故，凡有智慧的人，都應隨宜多少，在自己力之所及修行布施，除了布施功德以外，沒有能得人天之樂及無上之樂者。以是之故，佛陀曾在契經中說：有智慧的人，對自己僅有的一拳頭大的食物，若自己吃即能生存，布施給他人，自己就會餓死，但為了行布施功德，寧願布施給他人吃，致於有多食時，那就更要施給他人吃了。

六、有智慧的人要觀想：財物是無常的，因為是無常，所以經不起時間的考驗，多少歲月以後，就會逐漸耗減，以至於消滅了，原有的利益化為烏

「三學」

禪宗裡講「三無」，是「無念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住」。禪宗裡也很重視地講「三學」。「三學」者，戒、定、慧是也。

如果我們用簡易的方法去談「戒、定、慧」，不妨以《壇經》內說的作為說明。

《壇經》說——

「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。」

如果你有進入我們的妙法寺，門口處即有大大的四行楷書——

諸惡莫作　　衆善奉行
自淨其意　　是諸佛教

這就是「戒、定、慧」了。自淨其意是指我們內心修行，要好好地，澄明清澈地修行。「是諸佛教」，即是說明：這就是所有佛教裡講的道理。

有了。不過，財物雖是無常的，但是可利用來作布施利益，既是如此，為什麼要慳吝不布施呢？

七、有智慧的人又應觀想：生來這世間，應行持戒、多聞，由持戒、多聞的因緣功德，可以獲得羅漢果，雖能得這果位，但却不能以果位來斷除自己的飢渴之苦。得阿羅漢果位雖然殊勝，但是却得不到房舍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病藥等等的供養。為什麼呢？這是因為他前世未曾修布施因緣之故。反過來說，破戒的人，他雖墮入餓鬼、畜生道中，却常能得到飲食飽滿，沒有缺乏，為什麼呢？這是因為他們前生修了布施功德之故。由以上七點的分析，所以佛陀勸人多修布施功德。修布施可得二果，佛陀說：

『善男子！除布施已，不得二果：一者、自在，二者、解脫。若持戒人，雖得生天，不修施故，不得上食，微妙瓔珞。若人欲求世間之樂及無上樂，應當樂施，智者當觀生死無邊，受樂亦爾，是故應為斷生死施，不求受樂。復作是觀，雖復有富有四天下地，受無量樂，猶不知足，是故，我應為無上樂而行布施，不為人天。何以故？無常故，有邊故。』

這段經文是說：凡是行無量心布施者，可以得到「自在」和「解脫」的二種果報。雖然有人修持戒，以修戒因緣可得生天的福報，但是由於他過去不曾修布施，他在天上不能得上食及微妙瓔珞福報，所以一個人無論是要求人天之樂或無上樂，都應該修布施功德。

有智慧的人應作如此的觀想：生死是無邊的，所受的樂也是無常的，因此應當為了解脫生死而行布施，不要為了受樂而行布施。還要觀想：雖然富有四天下之地，受無量之樂，但這些都是世樂，是無常的，有邊的，這是不足取的。因此必須修得無邊的涅槃之樂而行布施，不只是為求人天之樂而已。

「三無」

我們看《壇經》，會很深刻地記住惠能大師說的這一組話——

「善知識，我此法門，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；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；無念者，於念而無念；無住者，人之本性。」

這組話的重要，就是道出「禪宗」的宗旨——「三無」。

無念、無相、無住。

所謂「無相」，不是「沒有相」，而是不要「著相」。不要受外相所牽引。要不著相，當然與「無念」、「無住」有緊密關連。因此，我們在瞭解學習「禪宗」(特別是「南宗禪」)的時候，緊緊地、牢牢地記著這「三無」何其重要。

《金剛經》裡說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！」這「無住」就十分重要，我們之所以有所謂「滿心煩惱」，究其實是「心有所住」吧！如何才能做到「心無所住」？則我們盡量地不去作妄念(無念)，不去「著相」(無相)，如此則「無住」的目的便容易出現。

當然，我們說說容易，真正做起來可真要時加重視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修行。

「依然慶中秋」

儘管這一兩年瘟疫之情仍在，但似乎都有一種習以為常之感。有人說：恐怕這新病毒會形成一種流行病，將來也像「流感」那樣，人們每年都要依時依候地打一口預防針。

倘若真個如此，也不妨稱作「不幸中之大幸」，怕祇怕這病毒不時地出現變種，醫護人員如何應付？市民大眾如何應付？真會是疲於奔命。

中秋節過去大半個月了，讓我們回顧起來，却發現一種現象——依然中秋。

儘管「晴時多雲偶陣雨」，中秋那幾天的天氣都是這樣，幸好沒有什麼雷電交加的狂風暴雨，於是人們還是輕輕地露出一絲微笑，大人們帶著小孩在公園在空地玩玩花燈。我們可以看到小孩子們還是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，雖然人人都多了一道「道具」——戴上口罩。

政府也在公園辦了多個燈會；一些賣花燈的店舖，依然做著花燈生意。還好，賣剩的花燈，明年可以「崔護重來」。

本版花燈照片由本刊特約攝影師李志榮先生拍攝。

二十三年了

日前，漫步港島維多利亞公園。天陰陰，且又不是假日，行人不多，樹木婆娑下漫步，頗見舒暢。

行行重行行的，看到前邊有一棵榕樹，那些氣根垂下，已慢慢變成樹幹了。驟眼看去，這榕樹就像一把木梳，正在梳理草地似的。

再望清楚點，樹幹下有一個圓圓的石碑，石面上必有幾行字吧？而特地刻碑者，則這棵榕樹必有「名堂」。於是趨前細看一下。

果如是！

原來這是一九九八年首辦的香港植樹節(每年三月份第四個星期天)種下的一棵榕樹。親臨種植此樹者誰？——當年的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也！

一幌眼，二十三年過去，如果是一個人的成長，則二十三歲正是大好青年、青春無敵的年代。香港，但願如此！

大慈大悲

好些信衆及書畫朋友，喜歡我在這裡介紹楹聯。楹聯，是我們的文學藝術、文字藝術。我們每到一些名勝地方，又或者是寺院、道觀吧，往往就看到好聯、好句，閱讀之後，記於心中。

幾年前(瘟疫未出現的時候)，我曾到九華山一遊，就在觀音殿裡看到由住持撰寫的一副對聯，好得很，回來後也連同觀音像的寫了多遍，此對聯曰——

若不回頭誰替你救苦救難
如能轉念無須我大慈大悲

清風明月

好，且讓我在這裡繼續為大家介紹聯語。

王夫之乃明末清初名士，對經學、史學、文學尤有所長。他隱居於湖南衡陽曲蘭鄉石船山，所以有「船山先生」之稱。他在此地建有一「湘西草堂」，是隱居埋頭讀書不出仕之用，這草堂有一對聯，甚有意思——

清風有意難留我，
明月無心自照人。

表面上，此聯「平平無奇」，充其量說它對稱吧，但細想一下，可曉得個中況味。

所謂「清風」，指他所處的清廷。清廷曾派大員邀請王夫之出山做官，他拒絕了。下聯「明月」兩字，也暗指了明代。他在明末出世，是明代人，「無心」兩字，也不妨視之為無奈吧！既所謂「亡國」了，還有什麼好說了。

我在這裡反而有點想說，王夫之此聯很明顯地道出他的念故國之情，而對當朝不怎麼「關照」的——否則也不會隱居起來，而他建此草堂正是康熙年間，朝廷中人都不去說他了，也可見得當時當政者大方得體，也許王夫之名氣大吧。

西湖蘇公祠聯

泥上偶然留指爪
故鄉無此好湖山

撰寫這副聯的「太容易」了。不是嗎？無論上聯還是下聯，都祇是蘇東坡本來的詩句。

說「太容易」也不過是開開玩笑吧！如果你對蘇東坡的詩詞沒有認識，你怎麼也不會抽取出來。——這是學問。

蘇東坡這首詩很多人都熟悉——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雲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……

另一首蘇東坡的詩如是寫——「未成小隱聊中隱，可得長閒勝暫閒？我本無家更安往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。」

借用「故鄉無此好湖山」來讚美西湖，亦絕不過分。

撇開這些不說，我們看蘇東坡這首詩，也正好反映出他那為人樂觀的性格。蘇大學士在仕途上屢遭不幸，但他為人樂觀，更能化被動為主動。

如果你喜歡看蘇東坡的詩詞，定然會感到這一點，那著名一句：

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！」真不知鼓舞了多少人；一千幾百年來，蘇大才子的詩詞就像一帖帖「解藥」，開解了不少人的鬱鬱情懷。

詩與聯

說到借詩入聯，又看到一聯，亦覺有趣，不妨在這裡一並介紹。

南昌百花洲聯——

楓葉荻花秋瑟瑟
閑雲潭影日悠悠

上聯是借用了白居易那首著名的「琵琶行」裡首句：

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……」

下聯這一句同樣是唐代詩人的，他是王勃《滕王閣》裡的句子：

「閒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」。

直接抽取古人詩句嵌上，必須有兩個條件，一是格律對稱之類，「秋瑟瑟」對「日悠悠」。二是那詩情畫意的內容與實景脗合，最少也得近似才好。

白雲山上……

廣州白雲山，是廣東名山之一，由於它的主峰有海拔三八二米之高，常見白雲繚繞，故有白雲山之稱。此山之山腰處有一座寺院，名為半山寺，就因為它座落半山也。

半山寺有一副聯，文字簡淺，不去做什麼「故作高深」，更不去賣弄什麼典故，令觀看者一看便明，而它簡淺文字下的內容又是頗有意思的。請看——

上方月出初生白
下界塵飛不染紅

上方，指上天，也同時指出此處多白雲圍繞；下聯是既對稱又能教人有所聯想。「下界」，指人間；「塵飛」，指世間多紛亂；「不染紅」便正指不受紅塵世俗薰染也。

名人聯

如果是「名人祠」之類的，其對聯很多時都以該名人的事跡作為對聯內容，你看三國諸葛亮的祠、看屈原之祠，無不如此，因此，你必須對該人物有一定的認識這聯看起來才有趣味，如果沒有多少認識的，你可能會看得「一頭霧水」。

如下這位於湖南長沙的三閭大夫祠聯便如是。三閭大夫，很多人都曉得，那是指屈原。聯曰——

何處招魂，香草還生三戶地；
當年呵壁，湘流應識九歌心。

這都與屈大夫生前一些經歷及著作有關。所謂「三戶地」，是指楚地。屈原是戰國楚地人。何謂「呵壁」？那些年，很多時是會繪壁畫，或者在牆壁上寫詩，當年屈原作的「天問」便是寫在牆壁上的，所以稱之為「呵壁」。

「九歌」也是屈大夫的名篇。當我們弄清楚這些典故後再來念一念這副對聯，相信會有更好更深入的接受。

無謂爭

說「名人祠」多以該名人事跡入聯。這是自然之事，你看介紹屈原祠如此，其他如諸葛亮的「武侯祠」何嘗不然。這裡且看看南陽武侯祠聯語——

心在朝廷，原無論先主後主；
名高天下，何必辨襄陽南陽。

說實在話，此聯文字水準不過爾爾，諸葛亮的忠心為主也是衆所周知之事，倒是「何必辨襄陽南陽」一句，令我們想到一個地域盛名之爭的問題，「南陽」地方人言，諸葛亮在「前出師表」裡也說：「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！」這不正好說明諸葛亮是在南陽隱居的嗎？

但很多証據都說明了孔明是在襄陽一地隱居的，筆者亦曾到過這「臥龍岡」旅遊，原來，襄陽一地，在古時是屬於南陽郡。那麼諸葛先生說「躬耕於南陽」，不也正是襄陽嗎？

俗語說：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！」我們不妨改之曰：「少一祠不如多一祠！」無謂爭矣。

祖宗十八代

哈哈哈，我們罵人，經常有一句什麼「罵你祖宗十八代！」

這是很常說的一句話語，但如果問你：何謂祖宗十八代？

你可能一拍腦袋說：「係嘩，何謂祖宗十八代？」

原來真可以寫出來者也！

（朋友轉來這「網訊」，不妨在這裡轉給大家看）

祖宗十八代：

自己之父——父親
父親之父——祖父
祖父之父——曾祖
曾祖之父——天祖
天祖之父——烈祖
烈祖之父——太祖
太祖之父——遠祖
遠祖之父——鼻祖

這九個叫做「祖代」，以下是從兒子輩開始向下計，也有九個，這叫做宗代，加起來便是「祖宗十八代」。

自己之子——兒子
兒子之子——孫子
孫子之子——曾孫
曾孫之子——玄孫
玄孫之子——來孫
來孫之子——晜孫
晜孫之子——仍孫
仍孫之子——雲孫
雲孫之子——耳孫

這上下加起來便是「祖宗十八代」了。如果罵人祖宗十八代，真係幾過分也。

讓我們長知識……

有些字義、詞義我們平時少接觸，或者接觸了而不求甚解，倘若問起來，分分鐘會「一頭霧水」、「一派茫然」的。日前在網絡上看到一組介紹「水」字旁的與「水」有關的字，很有意思，就是我們平時所忽略了的。好，今天且做做「文抄公」，抄下供大家看看，是增廣知識也！

你知道什麼叫岸？什麼叫灘？什麼叫灣？什麼叫渚？……

一面臨水叫岸或灘；
兩面臨水叫灣；
三面臨水叫渚；
四面臨水大的叫島、小的叫礁；
上面住人的叫洲；
石頭多的叫磯；
河流大的叫江、小的叫河；
東西向的叫塘；
南北向的叫浦；
深的叫湖、淺的叫蕩；
三面臨水面積大的稱為半島；
密集的島嶼稱為群島；
成綫狀或弧狀排列的稱為列島；
水邊岸邊稱為湄；
水中的小塊陸地稱沚；
水的邊際稱為涯；
小水坑稱為窪；
小而深的水稱為潭；
大而深的水稱為淵；
水草茂密的積水地帶稱為沼澤；
河邊的空地稱為堧；
人工挖掘的排水道稱為渠；
人工開鑿的大型功能性河流稱為運河；
臨水或水上供人休息賞景的亭台叫榭；
較低的擋水構築物叫堰；
相對於堰而高一點的稱為壩；
江河兩岸停靠的碼頭稱為埠；
停泊大船的江海碼頭叫港。

地王：中環街市

· 陳青楓 ·

千呼萬喚始出來！——港島中環街市在今年八月份終於以嶄新面貌出現了。

這之前，「中環街市」已停止運作近二十年之久，它於二零零三年關閉。這之前無論從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落成之後，都是以街市作為用途，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成為所謂「日治時期」，此地則改名為「中央市場」。直到一九九三年才恢復「中環街市」這名稱。

香港的發展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，可以用「飛躍」、「繁榮」等字眼形容之，而中環街市正正座落港島中區之正中，是真真正正「地王之王」也。如果用「地價」來說，這地段真是天價。它自二零零三年關閉之後，香港市民一直期待它有一個新發展。如果把這座三級歷史建築拆掉而重建亦無可厚非，就是保留原貌再在上層加建亦好。

現在重開後所見又如何？

基本上是原本外貌不變，內裡則改為一個個小攤位，不再是什麼鷄、鴨、豬肉、牛肉市場；不再是賣蔬菜、瓜果，而是與一般商廈的小攤位沒有什麼分別了。

那天，專誠到這依然稱為「中環街市」的新商場看看。說句實在話，很失望的：它真變了可以分租讓你賣什麼都可以的小店，地下看到的是售賣飲料為主。

真不明白，這麼一個教人充滿期待的「地王之地」，這麼一個具有歷史價值之公共場所，把它重建好了，卻不去好好規劃。如果把它作為一

個對香港歷史、香港民間物事有規劃的組合，它有條件成為香港遊的「必遊勝地」，可作為香港的「打卡」熱點，絕對可以成為國際性的。

奇怪在怎麼不作這樣的構想，而僅僅把這地方重建起來便算。

你從「中環街市」的所謂變身而變出來的樣子，便可以知道香港某些人辦事作風，真是無話可說，或者講一句「說多無謂」。

這座新建築物的出現，唯一可讚的是以其中一邊牆壁一系列地掛上「中環街市」的歷史，從開始到現在的所謂三、四代那些具歷史性的圖片頗吸引觀眾。

希望將來這些攤位能自覺地售賣一些具懷舊意義、具歷史價值的物品，特別一些「小玩意」，會吸引遊人。

希望有一個強勢的「策劃單位」去調配這些工作。

一百年前的原址

重建後的中環街市

我與兇器

當我們想到一個「我」字，很自然會聯想到「自我」一詞。常說，「我們不要以『自我』為中心！」意思便是不要太為自己著想，要聯繫到別人，最少也想到「我們」兩字。

我們常說，「方塊字(我們的漢字)很有趣，看著那個字的筆劃結構，往往會想到一些有意思問題。」

是嗎？好，我們就看看這個「我」字。

我，這個字一看上去便彷彿由兩個字合併而成，——左邊是「手」，右邊是「戈」。這豈不就是說「手上拿著戈」便是「我」嗎？這個「戈」字代表武器或者打鬥。

這麼一想，頗有意思，「我」，原來就是手上拿著武器。為什麼拿著武器呢？是用來保護自己還是對付別人？——這就是「我」。

倘若我們再追溯下去，可以發現原來這個「我」字在幾千年前有文字之初便真的是殺人兇器。它寫下來的形狀就像刀斧，到了漢代才慢慢改成「我」這個形狀。而在秦之前，在文字上稱之為「我」的，都用吾余等字出之。漢以後才用「我」字代替了。

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這個「我」字本來是殺人兇器也。

朋友，今天這個「我」會不會成為兇器？還得看我們自己了。

干戈

手加戈為「我」，這又使我們自然地想到這個作為武器的「戈」字，它又與什麼字扯上關係呢？有了，我們不是常說「化干戈為玉帛」嗎？原來，「干」也是一種兵器，所以兩字連用起來便作為某種現象的解說，「干戈」兩字代表爭鬥。

這個「干」字，是繁體字裡的原字，干有好幾個意思，不相干的干，是關連之意；此外，也有曆法上說的干。今天的簡筆字，「干」、乾，寫作干；幹，也寫作干。有些時候，你真的會弄出笑話——

你寫「干了嗎？」「干了！」「你又話干了，原來沒干呀！」

唉，原來他問的是，幹活的幹，而不是乾濕的乾呀！